

离我太远了,皮兰

冯骥才

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从来没人说过,去了之后却永难忘怀,这个地方就是皮兰。

对我来说,它实在太远;我在“远东”,它藏在地球西边亚得里亚海最上端那个海湾里,好像掖在欧洲的胳膊窝里。如果驱车从维也纳向南穿过山重水复的阿尔卑斯山,越过边境,路经斯洛文尼亚那个出名的小巧的首都卢布尔雅那,往西不停地开下去,再沿着亚得里亚海的海边弯弯曲曲前行,然后不知不觉驶入一条狭长的伸入大海极大的岬角上;皮兰就在这天涯海角似的地方。

这个只有4000多人的小小的中世纪的古城,密集着层层叠叠两三层的小楼,全是雪白的墙和砖红色的尖顶。

皮兰的地标是在城中鹤立鸡群般高高耸起的尖顶的钟楼,它叫人想到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钟楼,只是更简约更古朴一些。皮兰历史上曾属威尼斯王国管辖。有人称它是“袖珍的威尼斯”。但它在同海的关系上与威尼斯不同:它像是站在海边的礁石上,向大海眺望;威尼斯已经光着两只脚站在海里了。

可是,它被威尼斯统治太久了,广场立着一块石头旗柱,上边刻着的年号是1466,它是威尼斯王国时代的遗物吧。在威尼斯统治漫长的500年里,它骨子里已浸入太多意大利人的气息与气质。尤其是对历史的态度。街头巷尾处处可以看到历史的见证。一棵与一根石柱死缠成一体的古藤,东一块西一块有刻痕的建筑残石,多半已经锈烂在土里的铁锚……没人去动它们。让它们以历史的原状存在。城中还有些中世纪的残垣断壁,更是地面上的文物。用不着标明“文保单位”,也被人们当做“沉默的老者”备受尊崇地活在人间。比如一座中世纪的修道院,早已荒芜,仅存中庭,只有一些残损的雕像或兽头放在廊子上,其他空空如也;人们把庭院打扫干净,却任由野草丛生,播放一些古典音乐——用音乐唤起的想象与情感装满它。这不是意大利人擅长做的事吗?

向日葵与小鸟

李述鸿

年前买了一包鸟食,葵花籽、小麦和几种不知名的粮食,开春时见包内还剩下许多,便拣出葵花籽沿花园的栅栏种了。春末将尽,夏日在望,园内种的牡丹、土耳其罂粟已见抽条发蕾,其他草花,如锦葵、戒指花、太阳花等也已争先恐后,长势兴旺。没有多久,篱笆边的向日葵发出新芽,两个星期过去,如刷出一排新绿,很快,园内的草花相形见绌,输给了向日葵的茁壮和神速的成长。

这时,鸟食的故事已被遗忘,仿佛不经意间,篱笆边的向日葵已有一米来高,端端楚楚,憨然可掬,像一排士兵,岿然不动,阔绰肥大的绿叶前后左右毫不客气地撒开,可怜仍在幼苗期的“原有居民”丁香、花楸果、鹿角树等树科植物通通遭遮天蔽日之灾。

但向日葵实在可爱,几个星期不见,竟热热闹闹地托出一朵朵金黄金黄的花盘,圆圆胖胖,镶嵌进金般柔曼的花瓣。蝴蝶来了,蜜蜂也来了。没有人再去关心丁香、鹿角和花楸果,因为它们还小,真的实在太不显眼。

春风夏雨秋日将临,向日葵的花瓣尚未落尽时,鸟儿们也来了,络绎不绝,站在众多的花头上摇啊摇,红尾雀、燕雀、麻雀。不知道这是为什么,直到瓜子成熟的时候,密密匝匝,齐齐崭崭地向外,我们才明白鸟儿在划分势力范围,在占领向日葵瓜子呢,我们才明白瓜子命运的安排。原来并不是每一颗瓜子都能在来年脱出一只太阳般的花盘,这些花盘上的瓜子

没有人去拙劣地添油加醋,或者去涂脂抹粉“打造”它。历史是不需要加工的。

无形的音乐是一种灵魂。古典音乐是历史的灵魂,皮兰人用它来轻轻唤醒历史。它原本就是一块音乐的土地。早在17世纪这里诞生了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塔替尼(1692-1770)。塔替尼那部堪称小提琴“绝品”的《魔鬼的颤音》,其指法与弓法难度之高至今无人超越;作品诡异、超凡、变幻莫测与难以捉摸。塔替尼说他这部音乐来自一次梦中魔鬼的指点,他只不过梦醒之后,把依稀记得的音乐记了下来。这并不见得是故弄玄虚,至少他本人再没有写过与此类似的作品。

皮兰人在塔替尼去世200年时,仍然怀念他,以他为荣,便制作一尊雕像放在广场的中心。雕塑家的想法很有创意,特意将雕像做得和真人一般大小,看上去好像他们的塔替尼又回来了——拿着小提琴跳在台上正往前去。在宽阔的广场上,雕塑显得小,但它占满了皮兰人的心。从此皮兰人称这广场叫塔替尼广场。

真正的雕像都是为了了一种精神,不是城市广告。

最深厚的皮兰还是在城中往复回绕的哥特式的老街老巷里。历史的空间向来窄仄。今天的皮兰没有为了“扩大旅游经济”而去放大街道尺度。老墙老屋老门老窗一切依旧,房中的生活设施却正在“现代化”。他们依旧在窗口伸出杆子晾晒衣服,依旧在窗框上挂满花盆,让五颜六色的花朵镶在阳光射入室内的地方;然而,钻进一些地下室地洞似的小门,里边艺术家工作室的照明、通讯与生活设施却十分现代。这些艺术品店很少出售千篇一律乏味的旅游商品,多是艺术家富于个性的创造。不论是陶瓷、玻璃制品、木石雕刻,还是铁艺、布艺与千奇百怪的工艺化的日常物品。他们尊重历史,却不是“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”,不是一个劲儿在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身上拼命挤奶。

这样的文化才是真正活着的。山上教堂的钟声响后,一对新婚的男女走下来,穿着白纱裙的新娘一手拈着一朵挺大的红玫瑰,眼睛很美;新郎的脸上溢满幸福。两人穿过广场时,没人上去看热闹,只是几个本城人远远站着,笑嘻嘻看着这两位年轻的熟人。他们手牵手穿过广场,偶尔会情不自禁停下来,亲吻一下,再走,就像他们的祖父祖母。美好的传统就这么悠然自得地传承下来。只可惜它离我太远了,皮兰。

(选自《今晚报》,2012年11月7日)

呢,绝大多数都沦为鸟食,而田野上的向日葵,虽不成为鸟食,收获后经包装做了其他用途,榨油、人吃,或最后还是鸟食,如我在市场买的,不外乎诸如此类。

鸟儿原来可以一年四季吃瓜子,单纯的生活无需伤脑筋选择吃猪蹄或是吃牛尾,更无需杀鸡剖鱼,沾一身污秽血腥,免了高贵人类的这些乐趣。人生很麻烦,饿了要杀来吃,不饿时也要杀来吃,天晓得有没有享乐在其中,或是单单为了那只口条,也未所知。以特殊的方式消受众生,之后将其通通送进茅房,还有诗文诵吟,好高雅的情操,谁知道呢,末了说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。鸟儿真是冤枉。栖息在树的浓荫里,食在美丽的花丛中,与清风低语,伴细雨呢喃,随阳光鸣啭,无邪的存在,天真而和谐,哪里与贪食而亡,人类自己的行为,却要拉无辜来遮掩粉饰。人的存在早已经不再理直气壮了,所以才会需要粉饰,叫文过饰非吗。

秋日,向日葵花瓣落尽,花盘如洗,奉尽脂膏,形容枯槁,太阳出来它们低着头,风吹过来它们摇摇头,但仍岿然不动,如一排忠诚的老兵。鸟儿们来了,停在花头或叶柄上,上下周旋,啾啾鸣啭,似对岁月的追忆,多少有几分感激和依恋,一幅难得而动人的画面:花的奉献如诗,鸟儿的感激如歌。整个大自然在默默中运转,长养、呵护生命,给予无限,无私无怨。

(节选自《维也纳森林的故事》,李述鸿著,复旦大学出版社)

北纬30°,中国科学行(之一)

林之光

著名避暑胜地庐山

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,保暖地面的大气层的减薄,气温会逐渐降低。这就是南方夏季山区适宜避暑的原因。庐山(海拔1165米)是我国南方最著名的避暑胜地。例如山麓九江7月平均气温29.4℃,最高气温35℃以上的高温日数多达25.0天,而庐山7月平均气温仅22.5℃,历史上极端最高气温也从未超过32.0℃。正是由于山高入夏迟,白居易才有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,不知转入此中来”的著名诗句。

南方高山避暑还有一个优点,就是日间气温变化相对比较稳定。北方海滨因夏季仍能受到北方南下冷空气影响,避暑质量便不如南方高山之高。

30°纬度上最冬冷夏热的地方——武汉

南京、武汉和重庆,历史上被称为江南“三大火炉”。武汉夏季气温之高,虽不是南方第一,却也在顶尖之列。夏季晚上室内热得常常睡不着觉(以前无空调),城市居民早早把竹榻搬到马路行人道上纳凉,汉口老街的“竹床阵”曾绵

延好几里地,蔚为壮观。

但武汉却实实在在是在我国30°纬度上低海拔地区冬季最寒冷的地方。这里1月平均气温3.0℃,最低气温低于0℃的寒冷日数每年平均有43.8天,极端最低气温零下18.1℃。这是因为这里是北方冷空气南下的主流通道,冷空气未能充分增温变性的缘故。

武当“雷火炼金殿”

武当山金殿建于1416年,迄今已近600年。金殿长、宽、高各约5米,完全由铜制鎏金构件组接而成。每逢夏季雷雨天气,金殿经常通体金光闪烁,数十里外都看得见。人称“雷火炼金殿”。

原来,这是因为金殿位于尖尖的天柱峰顶,金殿本身又是一个金属导体,因此雷雨时会引导云中强大电流入地,成为天地间天然的巨大避雷针的缘故。但自从天柱峰上架设了避雷针以后,据报道,雷火炼金殿现象就消失不见了。

金殿的另一奇迹是,尽管殿外经常大风呼啸,但殿内神灯却始终不摇不灭。这主要是因为金殿其他三面都封死极严,只向东开门,避开了当地盛行的西北和北风大风。因此,即有不大的东风吹来,难以压缩殿内空气进入。这好比给自行车胎充

韩素音的家庭生活

叶永烈

瑞士是个小国。坐火车,从瑞士的这一端到那端,5个小时而已。再坐,就出国界了。洛桑是瑞士西部的小城,离日内瓦很近。韩素英家在丽曼湖畔的一幢公寓里,环境幽雅、安静,适宜于写作。

“我不要大房子——虽然我完全住得起大房子。”韩素音说,“我们家就两口子,都忙于工作,没有工夫收拾。对于我们来说,房子太大、太多,是个负担。我们家一共三个房间——客厅、书房和卧室。另外,还有一间厨房。至于澡房倒有两个——我和他各用一个。”

她说家里实行“三无”:没有电视机,没有小轿车,没有保姆。

没有电视机,那是因为没有时间看电视。遇上发生重大新闻,她就到邻居家看一会儿。没有小轿车,那是因为商店就在附近,买东西很方便。另外,瑞士的公共交通发达,公共汽车很多,又不拥挤。

没有保姆,这几乎是西方家庭的惯例。她和丈夫陆文星自己动手做家务。

丈夫体谅她写作很辛苦,就把买菜、烧菜之类事情揽了下来。他喜欢烧中国菜,在北京,学会了烤鸭手艺呢!韩素音说,她平均每天花一小时做家务,丈夫则花两小时做家务,她自己倒垃圾,自己去买菜、买面粉,自己动手回信、寄信。

陆文星有个孩子身体不好,他每年总要几个月回印度照料孩子。他不在家,她就自己买菜烧饭。

“我常常要给她准备许多锅铲!”陆文星对我说。

“为什么?”我感到奇怪。“她写作入了迷,就忘了锅铲,煤气把锅铲烧坏了她还不知道!”陆文星一说,韩素音也哈哈大笑起来。

韩素音说:“家里的重活,干不了,请一位邻居来做。这位邻居是意大利人,每星期来干4小时,每小时要25个瑞士法郎,每个月要付给她400瑞士法郎。每年8月,她要休假,不来干活,我还要照样付给她400瑞士法郎。干脆,我每年8月必定出去旅行……”说到这里,她又大笑起来。

“其实,这位邻居挺好,挺可靠。”韩素音接

着说,“像这次,我和丈夫都离开洛桑,把房门一锁,就行了。我把钥匙串交给邻居,她会替我照料房子,收好我的信件、汇款,一个儿子也不会少。她的丈夫是出租汽车司机,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。她要的工资很高,是因为西方保姆的工资都相当高。”

她每年都去美国。为了来去方便,她在纽约东城买了一所公寓。她告诉我:“那房子不大,也请邻居照料。每星期,邻居进屋,替我放一下自来水。要不,长久不放水,水会发臭。那房子很多年没有粉刷了,去年我请人粉刷。”粉刷公司来了两个人,一个是电脑工程师,一个是律师,却替我刷房子。他们觉得坐办公室坐腻了,干点体力活,调剂调剂。美国人并不以为知识分子干体力活“丢人”,大学生们去干体力活的很多。我的外孙女在假期里,就跑到南方养马,成天给马洗澡,还会给马打脚掌呢!”

韩素音原本是医生,在香港、新加坡行医,业余从事写作。从1964年起,她以写作作为职业。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,匆匆洗个澡,草草吃过早饭,便坐到打字机前工作。她的写作非常认真,一部书稿起码要修改8次。

她的丈夫埋头于他的技术工作。平常,他们各自做各自的工作,互不干扰。陆文星不大喜欢文学。她的小说,总是出版之后,他才成为她的读者。

她以为,要写作,一定要深入生活。她每年差不多要到中国两次。除了来中国以外,她还到世界许多国家采访,正因为这样,当她坐到她的书房里,她的作品才会像喷泉一样涌出。

有一次,当她准备到美国南方演说的时候,丈夫心脏病发作,住进了医院。她决定取消原定计划,留下来照料丈夫。她说:“我既是妻子,又是医生,我有双重的责任照看他。”可是,陆文星坚持要她以工作为重,不要取消预定的讲演。她在安排好丈夫的医疗工作之后,嘱托别人细心护理,这才踏上远途。

她还告诉我,有一次她在美国,一个敌视新中国的人故意造谣,说她的丈夫得了急病。她连夜打长途电话到瑞士,直到听见丈夫安祥的声音,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。

(注:此文写于1987年)选自叶永烈搜狐博客)

地球的呐喊

严加安

人啊,你们是地球的不肖子孙。你们总想从我身上索取,贪婪使得你们利令智昏。江河本是生灵万物甘露,被污染连鱼儿都难生存。森林本是野生动物家园,被乱砍伐动物无处藏身。大海本是海洋生物天堂,被油污令鲸鱼沙滩断魂。地下清泉本是我的命脉,被滥开采引发地陷天坑。

人啊,愿我呐喊触动你们灵魂。祈盼江河不再漂浮死鱼,野生动物能在森林安生。祈盼海洋不再遭受污染,各类生物物种能够长存。祈盼土地沙化得以治理,城郭不再笼罩漫天沙尘。祈盼城市绿化环境幽雅,天空蔚蓝空气清新可人。祈盼绿色环保成为国策,节能减排不再一纸空文。

春萍,我做到了

韩寒

从浙江龙游离开的时候,老天依照往年的惯例在下雨。如果没有拉力赛,我想也许此生我都不会去到这个县城。每次开到这里都是凌晨两点,都要去杨爱珍大排档吃一碗小馄饨。

十年前,我正式开始了我的拉力赛生涯。第一场比赛在上海佘山,彼时的拉力赛段,此时已是五星级大酒店和山脚别墅。赛段的起点就在如今的世茂佘山艾美酒店,一起起步就是数百米的大直线,然后拐进今天的月湖公园,那里也是记者和观众最云集的地方。记得2003年的比赛前夜,我进行无数次幻想,那人生的第一个转弯要如何呈现,是走一个非常标准的赛车线呢,还是炫目的漂移入弯,或者是中规中矩拐过去就行。结果是我没刹住车,我的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转弯就以一把倒车开始。

很快,锦标赛就到了浙江龙游站。那是砂石路。我喜欢拉力赛,就是因为少年梦想。看着那些拉力车手在山间树林里高速漂移,十多岁的我目瞪口呆。从那一天,我就立志要和他们一样。人哪,在青春期总是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偶像,却忘记年幼时他们给你的力量。当绑上安全带,戴上头盔,我觉得我所崇拜的拉力赛前辈们都附体在我身上。

结果是我第一个赛段就掉沟里了。自然有很多人笑我。其实在比赛的第一年,我的财力就难以坚持下去了。2004赛季尤其艰苦,朋友的私人车队退出了,没有人要我,我只能自己修车。积累的版税花得差不多了,因为醉心赛车,便无心写书,经济上也没了后续,只能在衣食住上控制支出。在北京一起玩车的朋友恰好也都普遍富有,有时都不敢一起出去吃饭。有一个朋友家里做地产,见我居无定所,出于情谊,卖我一套二环边的房子,一百多平,十多万。我账上正好留了几万,是准备支撑之后几站比赛的,都没动脑,直接推辞了。当时我想,要是拼出来了,就对自己的童年幻梦有个交代了,做个房东似乎从来不在我的梦想范畴之内。

一进赛段,因为赛车老旧,年久失修,没几公里避震器断了。我是一个对机械几乎一无所知的车手。那时我连续好几场因为坏车而退赛了,此刻又逢其他车手开着全新的赛车掠过,我恨不得它卷起的土把我给埋了。

那是我第一次为拉力赛默默流泪。要知道如果你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,一旦你做不好一件事情,人们对你的嘲笑很可能打击到你。我偷偷把车拖回了汽修店,无须再去赛事维修区。

和励志电影情节不一样的,接下来的比赛,我并没有逆袭。

我回到老家,邻居家发小韩春萍对我说,你骑自行车还不错的,但是赛车还是很难去赢全国比赛的,但我们承认你在亭东村还是最快的。我说,你等着看吧。

后来的故事就俗套了。2012年,这是我参加拉力赛的第十年,在第一次退出比赛的县城,我捧起了自己第三个年度车手总冠军的奖杯。我高兴的是,我终于可以向春萍说我做到了,因为一次可能是侥幸,两次可能是运气,但三次说明我还可以。

我也明白了很多事。他人笑你,是应该的,无论是主观,是客观,你当时都没有做好,没有做到,你有什么资格豁免被人嘲笑?如果没做到,我也不会黯然抑郁。至少我童年的幻想不是赢得冠军,而是纯粹仰在拉力赛车里,像我的偶像们一样把赛车开成那样。

我知道这条路漫长,甚至我的胜利未必能给我增添荣誉,反而还让外行以为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是个山寨比赛,居然能让一个写字的赢得冠军。没关系,总有这样的人,说起赛车只知道F1,说起足球只认识贝利。无须证明自己,无须多说一句,你只需要无视和继续。做事是你的原则,碎嘴是他人的权利,历史只记得你的作品和荣誉,历史不会留下一事无成者的闲言碎语。

(选自韩寒新浪博客)



图片来源:昵图网